

我赞美先人创造了服装,没有服装,人类何以为人,又如何区别于动物?我敢说,人类的羞耻感始于服装。服装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我尤其叹服先人在服装上创造了口袋。因为口袋与劳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者说,是劳动创造了口袋。你想想啊,如果衣服上没有口袋,劳动归来的路上,看到树上一两枚野果,摘下来,装在哪里?路边草窠边一两只禽蛋,放在哪儿?早上出门,要带点干粮,或者零食,衣服上有了口袋,方便多了。

衣服上的口袋,其容量是有限的,尽管现在服装上的口袋很多很大。过几天就得清理一下口袋,无用的小便条,可有可无的名片,一粒糖果,折断的烟支,打火机、面纸等等乱七八糟的,都得清理出去,否则,口袋不唯脏乱,还会被撑坏。

有形之物可以装在口袋里。小物件可以装在衣服口袋里,大而多的物件,得装在独立的口袋中,如麻袋、布袋、纸袋。但不是所有的口袋都是用作盛物件的,比如上衣口袋,我以为是一种装饰,不宜装物,装得鼓鼓囊囊的,有损形象。即使装了,也是一种象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喜欢将钢笔插在上衣口袋里,衬衣也不例外,一支不够,插两支,还有插三支的。有人戏言:小队干部一支笔,大队干部两支笔,公社干部三支笔。还有人乐意将“大前门”“飞马”香烟装在半透明的的确良衬衫口袋里,那是为什么,你懂的。

有形之物盛之以口袋。那么,无形之物呢,比如知识、情感,对人与物的认识与记忆,装在哪儿呢?造物主真的伟大,他为人类装上了脑袋,让无形之物妥妥地装在脑袋里。

口袋是具象的,装多少、装什么,眼看便知。脑袋是抽象的,装进去的也是抽象之物,但装多少,却无人能知。

凡是喜爱打乒乓球的人,应该没有不知道徐寅生先生名字的,因为他是当今国际乒联名誉主席。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县少体校打乒乓球时,从报纸、广播电台和1971年3月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乒赛电影纪录片中,开始知道徐寅生。作为我国男子乒乓球队首夺世乒赛团体冠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他在1961年4月9日北京第26届世乒赛团体决赛中,连扣12大板击败日本名将星野的经典之战,至今仍为乒乓球界津津乐道,成了佳话。在那个年代,徐寅生和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林惠卿、郑敏之等众多国手,就是人们所喜爱追崇的大明星,当然更是我们这些乒乓后生学习崇拜的偶像。徐寅生曾先后担任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代表团团长、中国乒协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特别是在国际乒联主席任上,为乒乓球运动进入奥运会大家庭立下了汗马功劳,并积极推动了40mm大球取代38mm小球改革创新。

由于对乒乓球的热爱,我工作以后,较长一段时间订阅了由徐寅生主编的《乒乓世界》,购买了由他撰写序言的《乒乓群星》《我与乒乓球——徐寅生自传》等体育书籍。尤其是他的《自传》,以其视角独到、哲理饱含之笔,记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不胜枚举的故事及90年代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规律,读来令人感到可信、可思、可鉴。

2017年6月,身为市乒协主席的我,率邳城20多名优秀选手,参加了在扬州宋夹城体育公园举办的全

早春二月,临着北窗向外看。刚下过雨的天还阴着,那一大片绿化带上,树木还是老样子,几棵常绿树木旧不拉叽的站在那里,银杏、朴树光秃秃的。紫荆、木槿等小灌木也光秃秃的。枯黄的草茎和裸露着褐色的泥土仍是地面的主色,只有几处刚长出的小草,嫩绿嫩绿,像新点缀的绿丝帕。

春天似乎还没有大样。但这个时节充满潜力,湿润的土地下不知多少生命正在萌动、生发。不久你会看到它们的生长——老树新芽,草长莺飞,姹紫嫣红,烂漫一片。生长,多么令人喜悦和期待的事。一切生长在大地上,一切也生长在时间里。时间不停生长,时间里的生长不停不歇。时间里的生长似乎比大地上的生长更丰富。每个人不也是在时间里生长吗? 人的生长恐怕是时间里最有意思的生长。

人的生长最有意思的不是形貌的生长,而是无形的生长——无形的时间里人无形的生长。我在时间里生长,他在时间里生长,儿子在时间里生长。母亲在时间里生长,父亲在时间里生长。这样想,好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不那么停滞和沉闷了,因为可以窥见生活的地面之下的萌芽、生发;好像看见地表之下一条涌动的暗流。

你可以看看自己或是别人是怎样在时间

我以为,装什么,也许脑袋不拒善恶,但装多少一定是有限量的,它不会像天空、像海洋。

如此说来,脑袋如口袋一样,过一阵子也得清理一次,要不,无用的出不去,有用的自然就进不来。

上了岁数的人,尤其要清理脑袋。因为老年人的一个特点是,眼前的记不住,过去的事情清清楚楚。陈谷子烂芝麻,一样一样的,比如二十岁那一年,某人与我干了一仗,三十岁那年,某领导给我穿了小鞋,还有一次,一个同事到领导面前说了我的什么坏话,如此之类,占据着脑袋的不小空间。

眼前的记不住,其实不是记不住,是以前该清理的没有清理,脑袋没有空间了。偏偏脑袋没有识别功能,哪些该去掉,哪些该保存,还得靠每个人自己。

孔子说过: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做过的事情不必再提,完成的事不必再劝,过去的事也不必再追究。

是啊,已经过去多少年的爱恨情仇,记住了,还有意义吗?

烦恼的事,记住了,永远是烦恼,决不会生出快乐。丧气的事,记住了,只能丧气,决不会转化为正气。

与其如此地伤情伤心伤神,还不如快快清理。

清理是放下,放下怨恨,放下过往之种种,放下就是解放自己;清理是宽容,宽容别人的过失,就是宽待自己;清理是去陈去伪去劣。

清理吧,为自己减除精神负累,为头脑腾出有限空间,吸收新知识,增添新事物,活出一个崭新的自我。

老年人特别需要清理脑袋,生命的长度在缩短,头脑的空间在变窄,活在毫无生气、拉拉杂杂的过去,哪比得上活在鲜活生动、日新月异的当下。

国历史文化名城乒乓球比赛,在开幕式上,我第一次看见了应邀前来指导的重要嘉宾——乒坛泰斗徐寅生先生。

2019年6月7日晚,我接到市教体局陆翔副局长电话,告知国际乒联名誉主席徐寅生明天上午到甘垛镇某体育器材公司参加全民健身节活动,请我和市乒协常务副主席郭兆飞一起参加。即将近距离、面对面见到一直崇拜的偶像,我激动得难以入睡。机不可失啊!明天要像年轻人那样,当一次追星族,请徐主席在他的《自传》上签名留念。

8日上午,我俩准时到达,只见徐主席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建奇正在广场球台上挥拍交流,虽82岁高龄,但风采依旧。在公司会议室相互介绍后,我俩有幸和潘部长、教体局局长张澍、副局长陆翔一起,与徐主席拍照留影。我迅即递上《自传》一书和笔,诚请徐主席签名,他欣然同意,一边在扉页上签名一边笑着说:“这本书目前没有卖了。”

能得到国际乒联名誉主席徐寅生先生的亲笔签名太难得、太珍贵了,这本书值得我永久珍藏。

里一点一点地生长的。一个人要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似乎不是轻易的事情,人太容易迷失在时间里了,忘记很多。于是,不知不觉地生长,生长得不知不觉。

你有没有发觉自己长得不像自己了? 自己曾经不在乎的东西,现在不在乎吗? 自己曾经热切追求的东西,现在还有热情吗?

有些东西,像杂草一样,长得那么葱茏,比如懈怠,一日日荒芜故园……

有些东西,歪歪曲曲地生长起来了——欲望,嫉妒,恐惧,愤怒,它们遮蔽岁月的艳阳,把心空涂成灰色的调子。

有些东西,悄悄占据你的心头,比如傲慢,让你不肯低头温和规矩地在时间里生长。

曾经勾勒过,要在时间里好好生长。坚毅、勤劳、智慧而又真挚,朝自己想要的样子向上生长,乐意与别人一同生长,温厚、谦和、自在、踏实地生长着。

也许,时间里的生长从来都是泥沙俱下,形形色色。

长出了庄稼,也长出杂草。长出了甜美的果实,也有长着长着就萎谢了,消失不见了。

自己的身上有没有长些什么有用的? 比如意志? 智慧? 爱?

生长的最后难免无奈和忧伤。老树尚可枝繁叶茂,十里风光,老人似乎难比老树。

曾经向往长成一棵树,一棵会开花的树。越长越大,老干虬曲还在春天开花。繁花盛开……这个愿望还长着吗?

小时候,听大人教育说“人人有脸,树树有皮”“浑身的皮肉不值钱,菠菜叶子大的脸值钱”。如果有人好吃懒做,甚至做了偷吃扒拿的事,则会被指着鼻子骂:“可要脸啊?”隐约觉得骂人者弦外有音。我们的“面子观”大抵是这样启蒙的。

中国是一个面子的国度,做官的平步青云,从商的红红火火,子女上了名牌大学,进了高档写字楼,乃至找到满意的对象等和幸福指数相关的种种,都会给面子以升值的空间。

数千年宗族社会的遗传基因,使我们觉得自己和族人、亲戚的尊卑荣辱都与自己的脸面攸关,“要面子”成了人们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行为。自然就会警醒自己,不干“丢脸”的事;就会勤劳朴素,不做投机取巧的事;就会发愤苦读,不做老大徒伤悲的事;就会光明正大,不做鼠窃狗偷的事;就会高风亮节,不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这显然是面子给予我们积极的意义了。

然而有面子,就有里子。面子也暗含一些不可言传的潜规则。同样一件棘手的事情,脸面不同的人出面,找是否有头有脸的对象斡旋,事情的结果往往大相径庭。孙小果若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可能早就坟上长青草了,偏偏他有一个非比寻常的家庭,让一批操纵生杀予夺大权的司法人员给足面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越过法律、制度等重重藩篱、鸿沟,使得孙小果起死回生、“重出江湖”。这似乎是面子对人人望而生畏、个个奉若神灵的法治的一次随手涂鸦,一次无情亵渎。可见,面子这种尤物,往往讲人性多一点,讲法治、讲规矩则少一些。

单位、部门的形象比起个人的面

子,显然要重要得多。往往一个单位的决定出来后,盖上了代表公正的印鉴,就成了不可更改的律条,即便有人提出正确的修改意见,几乎没有被接受的可能。

不能让一呼百应的领导打自己的脸吧!武汉疫情爆发以后,武汉警方就应该舍得脸面,跟当事人李文亮等八名被训诫者认个错,撤回训诫。可非得等国家监委公布调查结果后,才无可奈何地撤销对李文亮的训诫书,并向其家属道歉。这样的道歉还能挽回警方的脸面吗?

“水还有个面子”“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个人情社会、面子社会。某人若事事跟人锱铢必较,一点面子也不讲,天天刷人面子,这种看似原则性很强、很纯粹的人,必将寸步难行。但“死要面子活受罪”,为了所谓的面子而致人格、尊严、公德、是非等大面子于不顾,显然是从“要面子”变为“丢面子”。因而,对面子“度”的把握似乎是一件颇费智慧的事情。

今日之中国,确有些本末倒置的面子观:有笑贫不笑娼者,若如是,我们该颂扬小偷、劫匪、杀人越货者,而嘲笑那些埋头苦干的农民工了;有以为当官就是为了发财者,则我们该嘲笑“天下清官第一”的于成龙、常听“民间疾苦声”的郑板桥、艰苦朴素的焦裕禄了。

为了面子,文凭、学历、年龄、档案、身份,大抵无一不能造假,以“圆滑”“识时务”“吃得开”“八面玲珑”为面子哲学,以拥有顶级豪宅、顶级跑车、私人飞机和三妻四妾为最有面子的事情,而把仁义礼智信、把人性之善踩于脚下。如此的面子观与行,源于现实,囿于利益,困于虚名,与我们正在建设的诚信社会、法治中国背道而驰,必将为大众所唾弃。

邳城从民生路头起向北至人民路头止的这一条街,称为北门大街,全长五百多米。我的记忆中,在这不长的地段开业的店铺就有将近一百家。虽然时代变迁,店铺业主交易,经营项目有所改变,但其古老的门面风貌仍没有多大改变,是条名副其实的老街。

我家住在一人巷,是北门大街东街面的第一条巷口。我父亲的皮匠摊摆在陆玉山笔店门口,两个叔父在石狮牌坊东南角开设一家小有名气的理发店,我每日都在北门大街活动,对这条街太熟悉了。

北门大街过去不仅白天市面繁荣,夜市也很热闹。

邳城在八九十年前没有电灯,大街上虽有几张马灯作为路灯,但灯光昏黄,实属一种形式。但北门大街的夜晚,大的商店挂起汽油灯,照得街面通亮;一般商店则用一种有玻璃罩子的台式煤油灯,为了光亮些,有些商店能点上三四盏。

北门大街夜市较有名气的商店,如今我还回忆得起来:从南说起,街西面有三星池浴室,复泰祥鞋店,夏仲华水果店,吴万顺干果店,亚洲大药店,外号“汤二呆瓜”的冬季羊肉汤出名的饭店,陆玉山笔店,志盛酒店,多宝楼对面的国华理发店,老吉陞茶食店,鼎鼎早烟店,同和昌布店,利农社酱菜店等。街东面有万花村胭脂花粉店,老正大席店,永昌祥五金店,裕昌茶叶店,裕昌祥百货店,

朋友租了几间旧厂房,办了个养鸡场。

鸡都圈养在笼子里。为节省空间,笼子一层层摞起来,一直摞到屋顶,有七八层。一排排鸡笼,让我想起了超市的货架,学校的教学楼,还有小区的住宅楼。

笼子里塞得满满的。鸡一只挨着一只,连转身的空隙都没有,勉强能站起或蹲下。朋友说,空间不能大,不然它们会东奔西跑,追逐嬉戏,能量消耗多,长得慢。

食槽挂在笼子外面,由传输带自动投喂饲料,鸡只需将头伸出笼就可吃到。所有的鸡都在食槽前趴着,进食时也懒得站起来,进食后继续趴着,等待下一次。我想没有比这更能降低能耗了,不愁长不快。

屋子里气味不好闻,光线昏暗。只有到喂食时,窗帘才拉开,灯也打开。喂完食,窗帘拉上,熄灯。朋友说,如果不熄灯,鸡们会东张西望,左顾右盼,叽叽喳喳地聊天吹牛,甚至眉目传情。吃了睡,睡了吃,心无旁骛,才能专心长肉。

万全堂药店,恒丰布店,大吉陞茶食店,刘盛元百货店等。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商店,夜市营业时间都要到十点多钟,一般小店八九点就打烩了。

北门大街夜市有两个亮点:

一是摆放在裕昌茶叶店门口的,得名叫“南京佬”的熏烧摊。“南京佬”每日傍晚五点左右,准时摆好摊位,搁好案板,有条理地放上荤素熏烧食品,接待早就等候的食客。“南京佬”的生意比同行的生意好,原因是他品种多,荤的有猪头肉、盐水鸭(过去人们不喜欢吃盐水鹅,说鹅肉粗)、牛肉、蒲包肉、小肚子、香肠、猪口条、油炸熏鱼等,素的有五香烂蚕豆、兰花干、卤面精、素鸡,而且他卖的熟食卫生,斤两足,从不少秤,还比其它它熏烧摊点便宜。家住在北门大街附近的顾客都喜欢上他摊点,买上几毛钱熏烧,回家享受“粮食白,天天嚼”的乐趣。“南京佬”的刀工非常好,我曾见过他切的牛肉,拿一片用嘴吹能飘起来。

还有一个是,有不少流动的风味小吃商贩,他们挑着担子,每晚像赶集似的,赶到北门大街上做买卖。他们出售的小吃也很多,有三喜汤圆、牛肉细粉汤、鲜肉麻油馄饨、豆腐脑、五香茶叶蛋等。卖的人多,买的人也多。真是有人卖,就有人买。

几十年过去了,北门大街夜市那种热闹的场景没有了,它已被一个繁华、兴旺、发达的现代化的新邳城所取代。

朋友不无得意地说,这些鸡顶多三月就可出栏,而平常在野外散养的鸡,则需要四个多月,才能长到同等的重量。

庄子说:“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意思是:草泽中的野鸡走十步才能吃到一口食,走百步才能喝到一口水,但它并不希求被豢养在笼子里。在笼子里纵然很神气,但并不快乐。

与散养鸡相比,这些圈养鸡的生命无疑是单调的,甚至是无聊的。除了开灯进食,就是熄灯睡觉,再没有其他活动和乐趣,生命的履历极为简单。虽然食居无忧,但活得并不开心、快乐。它们的肉质口感很差,嚼在嘴里,分明能感受到不满和怨恨。价格也卖不上去,我不喜欢吃,家里人也不喜欢吃,大家都不喜欢吃。人们宁愿花更高的价钱,托人从乡下买那些散养鸡。

圈养,让生命少了许多快乐,生活便少了许多滋味,劳动就少了许多收益。想必也是对人类的报复和惩罚。

圈养鸡

□ 张玉明